

□ 聂鸿音

作者简介:聂鸿音(1954—),男,北京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古文献。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复姓”，应该译“野货-麻乜”。“麻乜”见汉文本《杂字》^⑤，又见“宋折武恭公克行神道碑”，作“麻乜族皇城使”^[11]。

“𧄙𧄙” (phij sjo)，见《三才杂字·番姓氏》的第20行^{[7]49}、保定西夏文“胜相”经幢，以及西安市文管处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九题记，对应的汉译见汉文本《杂字·番姓名》，作“並尚”^[11]。

“𧄙” (tow)，见《新集碎金置掌文》^{[7]110}，据读音对应“党”，不知是否与“党项”有关。《集韵》卷六荡韵底朗切：“党项，虏名。”

“𧄙𧄙𧄙” (na-i mja)，当译“乃蛮”^⑥，借用蒙古时期部族名 *naiman* 为姓。这个词在《元朝秘史》多见，旁注汉语“种名”。

“𧄙𧄙𧄙” (·o gji rar)，这似乎是一个复姓，但不见于《三才杂字》。前两个字据字面拟译“讹计”，《德行集序》的作者称“节亲讹计”^{[12]41-42}。第三个字拟译“啰”，党项的许多姓氏里都含有这个字，或许是其中某个姓氏的省称。

三

这一跟在姓氏后面的人名名单是迄今仅见的一份以西夏字对应蒙古语的完整资料。以下按照通行的习惯，西夏字标音采用“国际音标+拉丁转写”^⑦，蒙古语采用通行的拉丁转写^⑧，其中的 *b*、*d*、*g* 实际读 *p*、*t*、*k*，其中的 *p*、*t*、*k* 实际读 *ph*、*th*、*kh*^⑨。西夏时代党项语的浊辅音在明代有变成清音的趋势，即与蒙古语和汉语一样，声母都只有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两套，而不再表现为严格的清浊对立。由此看来，译名中出现西夏时代的党项语跟蒙古语或汉语对音中出现清浊混乱，甚至出现送气与不送气的混乱都不足为奇。特殊的是蒙古语的小舌声母 *q*，它只出现在 *a*、*o* 和 *u* 前面，同时代的汉语和党项语都没有这个音，所以汉译者不得不借用晓母字和匣母字替代，而党项译者则在 *k*、*y* 两个舌根音之间犹豫不决。由此带来了一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即那些用西夏字记录的名字究竟是直接译自蒙古语，还是通过汉语的媒介转译的，甚至是兼而有之。当然无论答案如何，在已知的音系框架下，我们仍然能够对发愿者的名字作出尽可能合理的解读。

根据经验，人们如果打算起名用外民族语，则总会倾向于直接选用外民族现成的词，例如现代

中国人可以叫“马约翰”之类。由此想来，多数发愿者的蒙古名应该能够在元明史料里找到对应的汉译。当然，对应的汉译只是用来证明早年蒙古语里曾经有过这样的词，同样的名字并不意味着指的是同一个人。

这些人名中此前获得正确认识的只有“𧄙𧄙” (*kə ta*)。这个词的意译是“小狗”，在黑水城民间契约里多见，也出现在元刊本《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的发愿文里。孙伯君注意到《元史》卷二二有一条相应的记载：大德十一年(1307)秋七月，“遣肥儿牙儿迷的里及铁肱胆诣西域取佛钵、舍利”，于是她据此将这个人音译作“肱胆”^[13]。同样的人名在《元史》卷三又写作“刚疙疸”：“阿里出及刚疙疸、阿散、忽都鲁等，务持两端。”除此之外，大多数助缘人的名字也都可以从《元朝秘史》和《元史》里见到完整的汉译。

“𧄙𧄙𧄙𧄙𧄙” (*ji rjir kja tha-i*)，来自蒙古语 *irgetei*，《元朝秘史》卷十 (§ 230) 作“亦儿格台”。

“𧄙𧄙𧄙𧄙𧄙” (*mior-u ka-n*)，来自蒙古语 *ma'uqan*，《元朝秘史》卷七 (§ 193) 作“卯兀罕”，对应汉语“歹”。汉译“卯罕”更为切合西夏字音，《元史》卷一〇七有“卯罕大王”。

“𧄙𧄙𧄙𧄙𧄙” (*ŋjow-u lja-i*)，蒙古语读音构拟作 *a'ulai*，汉语对音“奥赉”。《元朝秘史》卷七 (§ 196) 有“阿剌刺宜” (*a'ula-yi*)，对应汉语“山-行”。

“𧄙𧄙” (*džji rjir*)，来自蒙古语 *jiri*。《元史》作“只里”，卷六五有“只里赤”。《元朝秘史》卷二 (§ 101) 有“只里泥” (*jirin-i*)，对应汉语“两个-行”。

“𧄙𧄙” (*sji gji*)，当译“星吉”，来自蒙古语的藏语借词 *singgi* (< 藏语 *sengge*，狮子)。星吉在《元史》卷一四四有传。居庸关六体石刻西夏文有“𧄙𧄙𧄙𧄙𧄙” (*nja-m kha sji gji*)，汉文作“南加惺机”，回鹘文作 *namka šingki*^{[6]292, 278}，“惺机”即“星吉”自不待言。

“𧄙𧄙𧄙𧄙𧄙” (*tjij-m rjir*)，来自蒙古语 *temür*。《元朝秘史》卷八 (§ 199) 作“帖木儿”，对应汉语“铁”。“帖木儿”用作人名在《元史》中多见，或作“铁木尔”。

“𧄙𧄙𧄙𧄙𧄙” (*tjij-ŋ pā-u*)，当是汉语借词“天堡”，蒙古语构拟 *tembau*^⑩。《元史》卷二〇七有人名“天堡奴”。

“𧄙𧄙𧄙𧄙𧄙” (*khia rar džia-ŋ*)，来自蒙古语 *qa-*

rajang,《元史》多见,作“哈刺章”。今仿《元朝秘史》对音规则作“哈喇章”,加上“口字旁”强调这个音节的声母是舌颤音。

“𦉰𦉰”(ba kjwī),来自蒙古语 *baqu*,对应《元朝秘史》卷四(§ 141)人名“八^中忽”。《元史》卷一二有人名“八忽带”。

“𦉰𦉰”(no ·jar)来自蒙古语 *noyan*,《元朝秘史》多见,音译“那颜”,对应汉语“官人”。

“𦉰𦉰”(bu da-i),来自蒙古语 *budai*,对应人名“不^中歹”,《元史》卷九四有人名“朵鲁不^中”。《玉篇》:“𦉰,多改切,音歹。”

“𦉰𦉰”(to tsji),来自蒙古语中的藏语借词 *dorjī*($\lt$ 藏语 *rdo rje*, 金刚)。蒙古语汉译“朵儿只”在《元史》多见,西夏读作“朵只”(dorji)^⑧,为藏文口语音。

“𦉰𦉰”(tshjo lji gia),前两个字来自蒙古语地名 *čöl*,《元朝秘史》卷二(§ 279)作“𦉰𦉰”,全词仿《元朝秘史》对音规则作“𦉰里哥”(čölge)。

“𦉰𦉰”(ji kha),来自蒙古语 *yeke*,对应人名“也客”,《元朝秘史》多见,对应汉语“大”。《元史》卷九五有人名“也可”。

“𦉰𦉰”(bu ya),来自蒙古语 *buqa*,《元朝秘史》卷七(§ 195)作“不^中合”,对应汉语“强牛”。汉译又作“不花”,带有“不花”的人名在《元史》多见。

“𦉰𦉰”(bu ya tja-i),来自蒙古语 *buqadai*^⑨,《元史》卷三三作“不花台”,这里仿《元朝秘史》译“不合歹”。

“𦉰𦉰”(thow ya-i),来自蒙古语 *toqai*,汉译“脱孩”。《元史》卷二一〇有人名“脱罗脱孩”。

“𦉰𦉰”(thow kjwī-n)来自蒙古语 *toqon*,《元朝秘史》卷八(§ 202)作“脱欢”,带有“脱欢”的人名在《元史》多见。又作“妥欢”,元顺帝名妥欢铁木尔。

“𦉰𦉰”(dzia gji),来自蒙古语 *janggi*,对应《元史》卷一一八人名“掌吉”。

“𦉰𦉰”(bu kja),来自蒙古语 *böge*,忽必烈之弟名阿里不哥,《元史》多见。

另有些助缘者的名字是在蒙古语词后面增音而成。

“𦉰𦉰”(yā sji-r),在蒙古语 *qaši* 的后面加 -r 构成,《元朝秘史》卷四(§ 137)、《元史》卷一〇七有人名“合失”,则西夏名当译“合失儿”

(*qašir*)。

“𦉰𦉰”(mja-ŋ kja-i),在蒙古语 *mangga* 的后面加 -i 构成,人名“忙哥”在《元史》多见,则西夏名当译“忙该”(monggai)。

助缘者名单里有几个单独使用的词来历不明^⑩,参照元代蒙—汉翻译习惯构拟如下。

“𦉰”(kjiw)拟译“古”(gü),“𦉰”(tow)拟译“党”(do),“𦉰”(so)拟译“琐”(so),“𦉰”(to)拟译“多”(to),“𦉰”(khow)拟译“豁”(qo),“𦉰”(tji)拟译“得”(ti),“𦉰”(bia)拟译“巴”(ba)。

四

在以上考察的基础上可以把《高王观世音经》发愿文的助缘者名录翻译如下:

发愿者缘旦监判(Yon-tan rgya-mtsho)并友众,施舍己之净贿使雕者:𦉰𦉰亦儿格台(Zji-·o irgetei)都督,𦉰𦉰卯罕(Zji-·o ma 'uqan),𦉰𦉰奥赉(Zji-·o a 'ulai),𦉰𦉰(Zji-·o)氏只里合失儿(jiri qašir),野货星吉(·Ja-xwa singgi),野货不合歹(·Ja-xwa buqadai),野货麻也古帖木儿(·Ja-xwa Ma-bja kü temür),野货天保(·Ja-xwa tembau),並尚哈喇章(Phjij-šjo qaraŋang),党巴忽(Tow baqu),党琐那颜(Tow so noyan),党多脱胆不合(Tow to geda buqa),李忙该(Lji monggai),李不歹(Lji budai),安豁朵只(An qo doji),安那颜帖木儿(An noyan temür),乃蛮得𦉰里哥(Naima ti čölge),王也客(Wow yeke),王朵脱胆罕(Wow do geda qan),平不合帖木儿(Phjij buqa temür),𦉰计罗脱孩(·O-gji Rar toqai),𦉰计罗掌吉(·O-gji Rar jagi),𦉰计罗脱欢(·O-gji Rar toqon),𦉰计罗巴不哥(·O-gji Rar ba böge)等具在周围。所在法界之一切有情,现时祛除灾祸,断事禁毁谗舌,身丧时往生极乐净土。能仁寺内林郎雕。

在蒙元王朝为官的党项人及其后裔大都不再使用传统的党项语名字,他们中有些人的名字直接采用蒙古语,有些人的名字则采用蒙古语里的藏语借词。前者如元中期的大都路达鲁花赤卜颜铁木儿(*bayan temür*)^⑪、荣禄大夫昂齐(*ang-gir*),后者如世祖时的中兴路新民总管朵儿赤(*dorči* $\lt$ 藏语 *rdo rje*)、顺帝朝的甘肃行省平章政事亦怜真班(*irinjin bal* $\lt$ 藏语 *rinchen dpal*)。蒙古人没有“姓”,所以在传统史书里也几乎见不到

蒙元时期党项人的姓氏。即使名字前面有“姓”出现,例如“杨朵儿只”,我们也无从判断那个“杨”究竟是有意改用的汉姓还是某个党项姓的音转。当然,这些资料都是汉文的,同时代的西夏文姓名资料极为稀少,但从《高王观世音经》发愿文看来,元代一部分党项人用蒙古语起名的偏好一直保留到了明代。

这种用蒙古语起名的传统延续了二百多年,尽管反映了党项官员一致的文化认同取向,但元明两朝党项人的初衷并不相同。可想而知,元代的党项官员身处蒙古人治下,他们取蒙古名字是为了造成蒙古族上司对他们的亲近感,有利于自己在官场立足。与此相对的是,明朝的党项官员身处汉人治下,已经没必要用蒙古语来讨好上司,这时的蒙古语名字只是作为前朝的传统,用来对下级和百姓宣示自己与汉人不同族类,甚至是希望汉人把他们看作蒙古人。按蒙元旧例,蒙古人的地位高于西域色目人,色目人的地位高于汉人,

这造成了世代党项人在汉人面前的优越感。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进入民国的八旗子弟经常以莫名其妙的自大形象出现,逢人就说“我们祖上如何如何”,应该是出自同样的心态。

值得注意的是,史书里的记载只反映了党项贵族的情况,平民的心态则与此不同。元代初年从河西地区征调了大量的“军户”到内地驻防,其中一部分人到了明代仍然在河北保定市的韩庄一带聚居,他们的名字记载在今莲池公园所存的西夏文“胜相”经幢上。从姓名的语源看,除了一些僧人使用藏语或梵语名字外,其他人使用的都是党项传统的姓名^[8],而没有像贵族那样使用蒙古名字。这表明在当时的党项平民看来,受哪个民族的统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尤其是周边人口众多的汉族。当然,随着明王朝发布政令禁止蒙古色目人内部通婚^⑤,民族间的这种区别意识就很快淡化,乃至最终消失了。

注释:

- ①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卷五〇录明正统九年(1444)胡濙《大能仁寺记略》:“京都城内有寺曰能仁,实延祐六年开府仪同三司崇祥院使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建造,逮洪熙元年(1424),仁宗昭皇帝增广故宇而一新之,加赐大能仁寺之额。”按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即必兰纳识里。
- ②目前见到的西夏文献中的“李”姓都属于蒙元时期的党项人,例如至元年间的高僧李惠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的裱经者李耳卜(𐵇𐵍𐵏𐵑, *zjirbu lji*),以及发愿时提到的李耳塞(𐵇𐵍𐵏𐵑, *zjir se lji*)、李七什(𐵇𐵍𐵏𐵑, *lji tshij ʃji*)。给人的感觉是这些人在西夏覆亡之后改用了汉姓。
- ③在党项人说的汉语方言里,影母开口一等字的a前面有时要加上辅音声母ŋ^[14]。下文“奥”字仿此。
- ④“安”的辅音韵尾在居庸关译作-ŋ,不及《高王观世音经》发愿文译-n符合汉字音。译音者是希望表现的是“安”的舌根韵尾-ŋ受了后面“赛”的舌面声母s-的影响,被同化成了舌面韵尾-n。
- ⑤史金波首次研究《杂字》时把其中三个“乚”字误录为“女”^[15],此后所有的研究都沿袭了这个误会。孙伯君始为校正。
- ⑥在党项人说的汉语方言里,山摄二等字没有韵尾-n^[14]。
- ⑦西夏字标音采用李范文转引的龚煌城构拟^[16],但那只代表西夏时代的读音,明代有些声类与那时不大相同,最大的区别应该是已经没有全浊声母了。
- ⑧蒙古语标音形式及词语转写据栗林均^[17]。
- ⑨感谢内蒙古大学的正月教授帮我校订了文中的蒙古语形式。为清晰起见,本文用斜体字表示蒙古语的拉丁转写,用正体字表示西夏字的读音构拟。
- ⑩“天”的韵尾西夏译作ŋ而不译作n,是因为这两个辅音在实际口语中都会被后面“宝”的声母p同化成-m。
- ⑪这个名字西夏多译“𐵇𐵍𐵏𐵑”,见保定西夏文“胜相”经幢和元刻本《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13]。
- ⑫这个词依西夏对音本当作*buqadai*(不合歹),但是文献里没有见到这个人名。
- ⑬这些单用的字总是放在“姓”和“名”之间。他们不会都是党项语,因为党项语里不会有q-(豁*qo*)。纯粹作为猜想,我觉得有些字有可能是表示党项语或蒙古语的某种排行,例如“琐”(so)或许相关党项语的“戊”(sq,三),“豁”(qo)或许是蒙古语“豁牙儿”(qoyar,二)的省略,但目前的资料远不足以证明这个猜想。

⑭党项人的族属判断据白滨^[18]47-50。

⑮正德四年(1509)重校刊行的《明会典》卷一四一“蒙古色目人婚姻”条:“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

参考文献:

- [1]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12[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
- [2]聂鸿音.明刻本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补议[J].宁夏社会科学,2003(2).
- [3]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 [4]孙伯君.西夏新译佛经陀罗尼的对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5]李范文.关于明代西夏文经卷的年代和石幢的名称问题[J].考古,1979(5).
- [6]村田治郎,编.居庸关:1[M].京都:京都大学工学部,1957.
- [7]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8]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J].考古学报,1977(1).
- [9]佟建荣.西夏番姓汉译再研究[J].民族研究,2013(2).
- [10]黄振华.西夏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考释[M]//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 [11]孙伯君.西夏番姓译正[J].民族研究,2000(5).
- [12]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
- [13]孙伯君.元代《河西藏》编刊资料补正[J].中华文化论坛,2019(6).
- [14]聂鸿音.十二世纪党项方音考略[J].中国语文,2021(2).
- [15]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M]//白滨,等编.中国民族史研究:二.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 [16]李范文.夏汉字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17]栗林均.『元朝秘史』モンゴル語漢字音訳・傍訳漢語対照語彙[M].仙台:東北大学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2009.
- [18]白滨.党项史研究[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Tangut Surname and Mongolian Name of the Tanguts in the Ming Dynasty

Nie Hongyin

Abstract: Some Tanguts migrating into the Central Kingdom in the Mongol-Yuan era were fond of taking Mongolian names to show their mentality of dependence on Mongolian rulers. Such a tradition was inherited by some Tangut officials who accepted the full name form of “Tangut/Chinese + Mongolian” in order to claim their social status being higher than Chinese. It is rarely seen that twenty-four Mongolian names in Tangut transcription are recorded in an epilogue attached to the Tangut version *Gaowang Guanshiyin Jing* in the Yuan Dynasty. Accurate deciphering those names will provide historical references to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anguts after the fall of their country.

Keywords: Tangut; Mongolian; personal name; transcription; ethnicity

(责任编辑 张玉海)